



La Comédiathèque

对面的窗户

Jean-Pierre Martinez

comediatheque.net

本剧文本可免费下载。

但演出权是对作者创作劳动的合理报酬，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。无论您是业余剧团还是专业剧团，在演出本剧之前，都必须事先申请演出许可，并支付相应的演出版权使用费。

如需联系 Jean-Pierre Martinez 并申请演出其作品的授权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对面的窗户

Jean-Pierre Martinez

作者翻译并改编

一位濒临自杀的年迈小说家，家中突然闯进一个声称丢了猫的年轻女子。这场不速之访，将改变他的人生.....

人物

亚历山大

麦迪森

巴黎一间公寓的客厅，带着一种略显陈旧的波希米亚气息。小书桌上放着一台老式打字机和几份文件。亚历山大走进来。他是一位六十多岁、甚至更年长的法国作家，衣着看似随意，却显然经过精心搭配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打好绞索的绳子。先抬头看天花板，又站到椅子上，似乎在找一个可以把绳子系住的地方。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，他只好下来，坐到书桌前，疲惫地叹了口气。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支叼在嘴里，却没有点燃，又把烟放回桌上，随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手枪。他久久看着那把枪。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亚历山大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没有听见。他把枪口抵在太阳穴上。敲门声再次响起，比刚才稍重一些。他还是没有反应。他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扣动扳机，最后闭上眼睛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女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她是麦迪森，一名二十多岁、也可能接近三十岁的美国女学生，穿着颇为传统。

麦迪森（大喊） — 不！

亚历山大吓了一跳，猛地站起身，把枪口转向麦迪森。

亚历山大 — 别动！再动一下你就没命了！

麦迪森 — 求你别开枪！

亚历山大 — 举起手来！

年轻女人立刻举起双手。

麦迪森 — 你看，我手里什么都没有……求你了，把枪放下。

见她似乎并无恶意，亚历山大把枪放低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到底在我家干什么？还有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

麦迪森 — 我会解释的……让我先喘口气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疯了吗！我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！

麦迪森 — 对不起，门开着一道缝，我就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就把门没关严，当成了我请你进来的邀请？

麦迪森 — 不是这样的，但是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想干什么？偷东西？相信我，这里没什么值钱的。

麦迪森 — 我是你的邻居。

亚历山大 — 隔壁的邻居？她八十岁了……

麦迪森 — 我住在你对面……（指向观众席方向一扇想象中的窗户）那边那扇窗，就是我家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对面？那套公寓空了好多年了。

麦迪森 — 现在不空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好吧……然后呢？

麦迪森 — 我的猫丢了……你有没有碰巧见过它？或者它也像我一样，不请自来地跑进了你家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。你的猫似乎比你有教养多了，显然……

她看起来非常着急。

麦迪森 — 它已经失踪两天了。我在附近到处贴了寻猫启事，上面有它的名字和照片。你没看见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很少出门……也从不看这种启事。再说，我对猫的长相也没什么辨认能力。

她朝房间里走了几步。

麦迪森 — 豆腐！豆腐！

亚历山大 — 你突然喊什么？疯了吗？

麦迪森 — 它叫“豆腐”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的猫叫豆腐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……

麦迪森 — 一点也不。怎么了？

亚历山大 — 好吧，你的猫叫豆腐，两天没回家。这也没严重到世界末日吧？

麦迪森 — 当然严重！要是再找不到它，它可能会死的……它是只家猫，根本不习惯在外面独自生活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还真遗憾。我年轻的时候，猫都是养在乡下，或者至少得有个大花园。它们整天在外面抓老鼠，只有抓不到吃的了才回来，让人喂一顿，摸两下，再霸占一下沙发。

麦迪森 — 可我这只猫不吃老鼠。它吃素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我不吃肉，它也不吃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它吃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猫粮！蔬菜配方的猫粮，跟我吃的差不多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也吃猫粮？

麦迪森 — 偶尔啊。当然不是它吃的那种。

亚历山大 — 一只吃素的猫……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动物。所以它才叫“豆腐”？

麦迪森 — 对……也因为它有点“逗疯”，整天疯疯癫癫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猜，不吃肉当然也是它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选择？

麦迪森 — 反正它从来没投诉过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现在马戏团里的老虎和狮子，是不是也改吃蔬菜猫粮了？

麦迪森 — 我不知道……无论如何，我反对动物在马戏团里表演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但你不反对把猫关在室内。

麦迪森 — 看来你没有养过宠物吧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。我讨厌“宠物”这个概念。其实，我连“驯化”这个概念都讨厌。（带着威胁的神情）我自己就一直没被驯化。

她毫不在意地环顾房间。

麦迪森 — 那么，你没见过我的猫？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，我没见过你那只纯素猫。而且恕我直言，这场荒唐的谈话已经够久了。

她突然停住不动。

麦迪森 — 嘘！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你没听见猫叫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猫叫？一点也没听见。不过我现在耳朵确实不如以前了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，这也不全是坏事。特别是邻居很吵的时候……

麦迪森 — 我一点声音都没弄出来，我保证。其实我已经在你对面住了一个多月，可你还以为那套房一直空着。

亚历山大 — 好吧，我确实没发现你搬来了，也希望以后继续保持这种状态。要是你没别的事，就请让我忙自己的，你继续去找猫。

麦迪森 — 好吧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谢谢。

她假装要离开，但突然改变了主意。

麦迪森 — 可是……就这么把你一个人留下，我有点不放心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意思，“就这样”？

麦迪森 — 嗯……当我来的时候，你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怎么了……？

麦迪森 — 你刚才看起来……状态不太好，对吧？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让你这么认为？

麦迪森 — 你刚才把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。

他看了看手里仍然握着的枪，显得有些吃惊。

亚历山大 — 啊，那件事……然后呢？

麦迪森 — 嗯……你看上去有点……消沉？

亚历山大 — 消沉？听着，小姐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那一代人的口号可是：“活得快，死得早，留下一具漂亮的尸体。”听说过吗？

麦迪森 — 詹姆斯·迪恩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们做爱不戴安全套，骑摩托车不戴头盔，还往身体里塞各种违禁东西——相信我，当时谁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成分。五十年以后，当年侥幸活下来的几个老家伙，居然为了害怕打疫苗上街游行……你还问我为什么消沉？

麦迪森 — 我明白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不明白。不过要是你倒霉活到我这个岁数，就会明白。人老了，就是一场海难。

麦迪森 — 戴高乐说过的那句话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夏多布里昂比戴高乐更早就写过。你说得对。变老，就是从詹姆斯·迪恩的《无因的反叛》，一路走到夏多布里昂的《墓外回忆录》。

麦迪森 — 说得很精妙。

亚历山大 — 是啊……问题是，现在的年轻人还没老，就已经活得像老人了。

麦迪森 —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不都是想要改变世界吗……？

亚历山大 — 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着改变世界，只想着拯救地球。照目前这个样子，恐怕也救不成。

麦迪森 — 那你呢？你成功改变世界了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。不过至少我们当年玩得痛快。

麦迪森 — 你现在看起来并不怎么开心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看起来也没多开心……不然也不会把一只猫当伴侣了。

麦迪森 — 至少我不孤单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真觉得给一只天生吃肉、自己什么都没要求过的可怜动物喂蔬菜猫粮，就能拯救地球？

麦迪森 — 我不知道……可要改变世界，总得先把地球保住吧？泰坦尼克号都快沉了，在船上闹革命还有什么意义？

亚历山大 — 不管怎么说，我真羡慕我们那一代那些没活过三十岁的人。你能想象吉米·亨德里克斯和珍妮丝·乔普林坐在养老院里，一边玩 Scrabble 拼字游戏，一边讨论疫苗有没有风险吗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

麦迪森 — 别这么说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可惜文学不太摇滚。作家大多最后还是死在床上。

麦迪森 — 你是作家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不关你的事……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跟你说这些。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再说，你怎么还不走？

他把枪放回抽屉里。

麦迪森 — 你可能会伤到自己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也可能一枪把你打死。闯进别人家，本来就有这种风险。我完全可以说是正当防卫，说不定根本不会被判刑……（她似乎有些眩晕，他注意到了，开始担心。）你没事吧？

麦迪森 — 对不起……一会儿就好。能给我一杯水吗？

他犹豫了一下。

亚历山大 — 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。

他走出去。她立刻恢复正常，趁机打量房间。她拿起书桌上一张装在相框里的女人照片端详，听见他回来，又赶紧放回原处。亚历山大端着一杯水回来，递给她。

麦迪森 — 谢谢……

她接过水，一口气喝完。

亚历山大 — 感觉好点了吗？

麦迪森 — 是的，谢谢……

他努力让自己态度变得柔和一些。

亚历山大 — 刚才那样对你，抱歉……我已经很久不习惯家里来人了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你也是一个人住？

亚历山大 — 有这么明显吗？

麦迪森 — 听你刚才说那些，我猜你也没有孩子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让你觉得我没有孩子？

麦迪森 — 那你有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……而且看到现在的世界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……

麦迪森 — 是啊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要真想拯救地球，第一步是不是该先别生孩子？

麦迪森 — 可是……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了，还怎么拯救人类？

亚历山大 — 想想看，法国说不定已经是世界上最适合生活的国家之一了……

麦迪森 — 所以我才决定搬到你们国家来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不是法国人……？

麦迪森 — 我叫麦迪森。我是美国人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，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……

麦迪森 — 我外婆是法国人。法语常被法国人称作“莫里哀的语言”，就是她教我的。我来巴黎，是为了在索邦大学读文学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么说，今天让你出现在我面前，只是个巧合……麦迪森？

麦迪森 — 你的名字是亚历山大，对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你怎么知道？

麦迪森 — 我在楼下信箱上看到了你的名字：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……你和那位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？完全没关系。

麦迪森 — 我说的是作家！

亚历山大 — 你是个美国人，居然知道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……法国人自己都快把他忘了。

麦迪森 — 你太夸张了。喜欢文学的人都知道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，你的名声早就传到法国以外了。所以呢？

亚历山大 — 是的……是我。

麦迪森 — 不会吧？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——那个写过好几部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传奇作家！

亚历山大 —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……

麦迪森 — 那位神秘作家，如今隐居，不但多年没有新作，还拒绝一切采访……真的是你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怎么觉得，你在闯进我家之前就已经知道了？

她犹豫了一下。

麦迪森 — 是的，我承认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是为了弄到一次采访，才编了这套丢猫的故事？

麦迪森 — 猫是真的，我发誓。但我承认，我特意搬到你对面，确实另有想法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是故意租下我家对面的公寓，就是为了监视我？

麦迪森 — 监视你？当然不是！我是你作品的忠实读者。刚到巴黎时我就想联系你，可你的经纪人转告我，说你谁都不见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句话里有哪部分你没听明白？

麦迪森 — 我横跨大西洋，就是希望能见到你。我那时也正好在找房子，发现你对面的公寓出租，就立刻租下来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简直疯了！我警告你，再不让我清静，我就报警告你骚扰。还有，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你是记者？

麦迪森 — 我是学生，刚才说过了。我在纽约读硕士时，论文写的就是你的作品。后来我决定来巴黎继续研究，因为你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巴黎为背景。你知道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，巴黎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就靠这种关于巴黎的陈词滥调，来揭示我作品里隐藏的意义？

麦迪森 — 你想知道我的论文题目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不想。

麦迪森 — 《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小说世界中的“缺席”》。

亚历山大 — 看来你全弄明白了……我最喜欢大多数人的地方，包括你，就是他们“不在场”。所以现在请你离开。

麦迪森 — 研究一位还活着的作家，当然会想见见本人。多了解一点他的生活，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是个错误，相信我。研究作品，最好完全不知道作者本人是什么样。很多伟大的作家，现实生活里不过是些小人物，有些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。艺术家如此，科学家也一样。天才通常经不起近距离认识……放心，我可没把自己当天才。

麦迪森 — 我理解你的谦虚。不过，要是能独家采访《巴黎拉丁区纪事》的作者，我的研究就圆满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读过那本书吗？

麦迪森 — 就是这本小说，让我决定来巴黎读书。我觉得这是你最好的作品。

亚历山大 — 然而，它并不是销量最高的……

麦迪森 — 我猜这本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说过了……作者的私生活对读者没有任何意义。

麦迪森 — 更不用说那个你多年来一直在写的神秘手稿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根本没在写。那只是出版社替我维持的一个传说，好让大家别彻底忘了我，也顺便让我的旧书还能卖几本。总之，我不会接受采访。你的不行，任何人的都不行。（他带着威胁的神情走近她。）现在，出去！

她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麦迪森 — 不！

他对她的决心感到意外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意思，不？

麦迪森 — 在你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以前，我不会让你自杀。为了这次采访，我就算游过大西洋都愿意！

亚历山大 — 那你也可以踩着脚踏船原路回去，随你高兴，跟我没关系。

她似乎又快要晕倒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在我面前要晕倒了。小姐，你言情小说看太多了。现在这种年代，除了在舞台上，女人早就不会一受刺激就动不动晕过去了。

麦迪森 — 我没有装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
他似乎犹豫了一下。

亚历山大 — 要不要我叫救护车？

麦迪森 — 不用了，不过我需要坐一下。

亚历山大 — 然后你会离开？

麦迪森 — 我保证。

她坐下来，调整了一下呼吸。

亚历山大 — 刚才已经给过你水了……要不要来一杯干邑？

麦迪森 — 你这是准备直接把我送走？

亚历山大 — 可惜太晚了。刚才一见面就开枪的话，我还能说是正当防卫。现在再杀你，可就很难否认是预谋了。

麦迪森 — 你为什么在家里放一把枪？

亚历山大 — 一开始是为了吓退不速之客。看来效果一般。

麦迪森 — 就算你像很多作家一样有点厌世……人总还是需要有人陪吧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感觉你下一句就要劝我养只猫了。怎么，你想把你那只甩给我？

麦迪森 — 一个人生活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难受？

亚历山大 — 孤独就像咖啡。第一口有点苦，后来就习惯了，再后来开始喜欢，最后反而戒不掉。

麦迪森 — 你应该写一本格言集。我相信一定会很畅销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“不孤独”又是什么？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，一年到头重复同样的废话？偶尔见见亲友，却小心避开所有真正重要、可能吵起来的话题？在楼梯上碰见邻居，聊聊天气？或者跟自己的猫说话，假装它听得懂？

麦迪森 — 可你写作的时候，总是在对某个人说话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正是我停止写作的原因。

麦迪森 — 我不相信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不是要你相信我。我是要你让我清静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你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更糟的是，我已经没有可以说话的人。有些日子，我甚至连跟自己说话都嫌烦。

麦迪森 — 那真让人难过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这就是人生。不管怎样，我这辈子已经快到终点了。

麦迪森 — 我的也许也是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比我小四十岁。我都能当你父亲了。

麦迪森 — 甚至当我爷爷都够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谢谢你特意补这一刀，真体贴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。

麦迪森 — 是啊……但它也可能很快就结束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麦迪森 — 我有心脏病。医生说我也许只剩几年，甚至几个月。所以我才来法国，实现最后一个愿望：见到你。

他显然被她的这番话震惊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心脏病？

麦迪森 — 我天生心脏畸形，心脏很脆弱，随时都可能停跳。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刚才两次不舒服，是因为这个？

麦迪森 — 一受刺激，我的心跳就会突然加快，甚至可能停下来。

他犹豫了一下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该不会是编出这种病，好让我不敢惹你生气，最后只好答应采访吧？

麦迪森 — 很遗憾，不是的.....

亚历山大 — 听到这个，我很遗憾。

麦迪森 — 这不是你的错。

亚历山大 — 真讽刺。我老了，对什么都没兴趣，正想着要不要结束这一切；你这么年轻，人生明明才刚开始，偏偏是心脏可能先背叛你。

麦迪森 — 我又改变不了它，那还有什么好抗争的？

亚历山大 — 而且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。

麦迪森 — 我只是在想，剩下的这几个月，也许反而会是我一生里最美的日子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这种生命力真让人更消沉。你从来不怀疑什么吗？

麦迪森 — 我已经没时间怀疑了。所以我才敢闯进你的门。

停顿了一会儿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

麦迪森 — 有。做心脏移植。可首先得等到合适的捐献者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可以把我的心给你。反正我也用不着了.....我自杀，然后把器官捐给你。

麦迪森 — 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尤其是心脏。它不像有些器官，我们有两个，比如肾脏、肺.....

亚历山大 — 睾丸.....

麦迪森 — 心脏捐献者必须处于脑死亡状态。

亚历山大 — 脑死亡？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早就是了。还有我身边不少人也是。

麦迪森 — 捐献者必须已经死亡，心脏本身还完好，而且要能很快取出。这样的机会很少。等心脏移植的人又非常多。

亚历山大 — 听说在中国，会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。显然那“方便”多了：先定好移植日期，再在同一天执行死刑。

麦迪森 — 太可怕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是啊，这样一来，受者甚至可以从欧洲或者美国从容坐飞机过去，有的人还顺便旅游。当然，这绝不会便宜。我不知道在中国一颗心脏要多少钱。你查过吗？

麦迪森 — 没有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网上大概什么都能查到。

麦迪森 — 谢谢。

亚历山大 — 抱歉，我不该拿这种事开玩笑，尤其不该对你开。不过，除了幽默，我们还剩下什么呢？

麦迪森 — 是的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虽然我刚才说的，偏偏又不全是玩笑。

麦迪森 — 我宁愿死，也不愿靠一个死刑犯的心活下去。你的也一样……所以呢？

亚历山大 — 那么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你真忍心让我连最后这个愿望都没实现，就这么走？

亚历山大 — 你还真是执着。

麦迪森 — 我就当这是夸奖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撒谎？

麦迪森 — 谁会编这种故事？就为了采访一个已经快被大家忘掉的作家？

亚历山大 — 你终于承认，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已经快被人忘了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这算是答应了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等你拿出医疗证明，证明确实没骗我再说。

麦迪森 — 抱歉，我没随身带着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就住在对面，回去拿啊。

麦迪森 — 我以为你会相信我的话。我必须说，我有点失望。

亚历山大 — 就算我答应接受采访，也只是失望的开始。相信我，我这个人非常令人失望，你很快就会发现。

她站起来，环顾房间。目光落在一台老式打字机上。

麦迪森 — 你还用打字机写作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所有小说都是在这台机器上写的。不过别想套我的话。我说过，我已经很多年不写了。

麦迪森 — 为什么？

亚历山大 — 文字就像钞票，投放太多，就会贬值。看看现在的社交媒体：每个人一天十次二十次地发表一点“高见”，什么话题都要说两句。假币泛滥，把真币也一起贬了值。到最后，词语什么都不再意味着。

麦迪森 — 人总要聊天。以前是在咖啡馆里，现在是在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平台上。但总还会有真正的大作家，比如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大作家已经没人读了，只剩下被引用，而且常常张冠李戴。永远是那几句名言，被复制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彻底失去意义……复制粘贴取代了思考，表情符号取代了感情。

麦迪森 — 我能在我的论文结论里引用你这段话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别人会说我精英主义，说我认为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发言，其他人都该闭嘴听着。不是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闭嘴。

麦迪森 — 你是说，默哀一分钟？

亚历山大 — 一分钟不够。一整年。一个世纪。一个千年的沉默。也许经历了这些年社交网络上的“话语腹泻”，词语才能重新找回一点意义。

麦迪森 —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。不过也有人说，你是因为一次失恋才不再写作的？

亚历山大 — 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
麦迪森 — 但你也没有否认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真的……

她又拿起书桌上的那张照片。

麦迪森 — 照片里的女人是谁？

亚历山大 — 这不关你的事。

麦迪森 — 她很美。

亚历山大 — 即使你真的有病，这也不代表你有权窥探我的私人生活。

麦迪森 — 我刚进门就注意到这张照片了……总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。

他从她手里拿回照片，看了一眼，然后放回原处。

亚历山大 — 她是我很久以前爱过的一个女人……

麦迪森 — 那是你当嬉皮士的时候？

亚历山大 — 其实我也不算真正的嬉皮士。我愿意接受新观念，偶尔也抽点大麻，但我挺注意身体，也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前途。你知道，写东西也需要一点物质上的舒服。想当一个伟大作家，有时候还得保留一点小资产阶级。

麦迪森 — 那她呢？

亚历山大 — 她不一样。她是个真正自由的女人，只活在当下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

麦迪森 — 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？

亚历山大 — 就在楼道里认识的。她住在我对面的公寓，也就是你现在住的那一间。那时候，她和一些来来往往的朋友一起住，音乐家、艺术家，还有从世界各地漂来的年轻人……很像六七十年代巴黎那种艺术家公社。那扇门总是开着。

麦迪森 — 既然门总是开着，有一天她就趁机离开了。就像我的猫一样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她想环游世界，体验别的生活，认识新的人。那个年代，传统的两人情侣生活可不是我们的理想。至少不是她的。

麦迪森 — 可是她爱你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是的，我想她爱我，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。哪怕她爱的并不只有我。

麦迪森 — 自由恋爱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们不想活得像父母那一代，这点没错。可我们也不知道还能发明出什么别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一种能长久的。我们只顾活在当下，从没计划过自己会变老。事实上，那些没在三十岁以前死掉的人，后来大多老得不怎么样。你见过上了年纪的嬉皮士吗？相信我，不太好看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，你让她独自继续她的旅程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无法阻止她……而且我也没有权利去阻止她。某个美好的清晨，她离开了……

麦迪森 — 去哪里？

亚历山大 — 阿富汗。今天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可在那个年代，它是欧洲嬉皮士沿着“东方之路”旅行时很热门的一站。大麻制品便宜又容易弄到；在法国工作一年，到了那里几乎能过上一年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年轻人对“东方”有一种浪漫想象。从法国望过去，阿富汗简直像嬉皮士的天堂。

麦迪森 — 但你留下来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我已经在考虑我的未来了……而且我知道我的未来不在阿富汗。

麦迪森 — 可是你本可以为了爱和她一起去啊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当然。她大概也不会反对我跟着。但她梦想的不是两个人的浪漫旅行，更不是蜜月。去亚洲，对那一代年轻人来说，是一场和同伴一起寻找自我的远行，恰恰要逃开小资产阶级式的两人爱情模式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你留在了巴黎……但你从未忘记过她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一直以为她有一天会回来，或者至少会给我一点消息，一张明信片也好……可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
麦迪森 — 你没有试着去找她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。一个人要是决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，他就真的可以彻底消失。后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。

麦迪森 — 你现在可以试着找找她啊。

亚历山大 — 还有什么意义？她现在也许已经死了。或者结了婚，有五个孩子，体重一百二十公斤。

麦迪森 — 或者她还活着，依然是个美丽的女人，有时候还会想起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与其冒险知道真相，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，至少还能保留照片里这个年轻漂亮的她。你想象一下，四十年后再见会有多大冲击。人很难看见自己一点点变老，可别人老了没有，却看得一清二楚。

麦迪森 —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看见自己变老.....

亚历山大 — 抱歉，我不该这么说。

停顿了一会儿。

麦迪森 — 你没听到猫叫声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没有.....还是没有.....

麦迪森 — 说不定它就躲在这里。

亚历山大 — 希望没有。

麦迪森 — 答应我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照顾我的猫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不会死的！再说，你的猫说不定还比你先死。等等.....猫一般能活多久？

麦迪森 — 大约十五年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的猫几岁了？

麦迪森 — 两岁。

亚历山大 — 啊，明白了.....

麦迪森 — 所以呢？你愿意收养它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提醒你，当你闯进这里的时候，我正拿着枪对着自己的头。

麦迪森 — 正是如此，这会给你一个不自杀的理由.....

亚历山大 — 你是说，让我每天给一只吃蔬菜猫粮的猫喂食，还得天天铲猫砂？

麦迪森 — 是啊，如果你必须照顾一个生命。如果有谁在乎你、需要你，每天晚上等你回家。

亚历山大 — 等我？我几乎不出门，尤其是晚上.....

麦迪森 — 刚才你是真的想死，还是只是在求救？

亚历山大 — 反正我不记得自己叫过你来救我。

麦迪森 — 可我还是听见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确实，我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希望的理由了。

麦迪森 — 你想和我谈谈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考虑到你自己的情况，我实在不好意思把我那一长串消沉的理由全倒给你听。

麦迪森 — 明知道战争已经输了，还继续打下去……这不才是真正的勇气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从没说过我很勇敢。我希望自己能有你那样的勇气。

麦迪森 — 我并不勇敢。我只是没有选择，仅此而已。你不一样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？我只剩下两种选择：用绳子吊死，或者用枪把脑袋打烂。

麦迪森 — 你说得对……你真的很会让人绝望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早告诉过你，我就是个老混蛋。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真比我年轻时更糟。也许只是因为我看得更清楚了。而看得太清楚，一般不会让人乐观。

麦迪森 — 算了，我还是来一杯干邑吧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确定吗？

麦迪森 — 反正人总得死于点什么。

他倒了两杯干邑。两人碰杯。

亚历山大 — 祝你健康！抱歉，我好像又说错话了……

她微笑。他们喝光了杯中酒。

麦迪森 — 这酒能把死人都叫醒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差不多十年没喝酒了，也不知道这瓶在这儿放了多久。不过酒不是越陈越好吗？至少比酒鬼老得体面。

麦迪森 — 可这味道真有点怪。你确定这是干邑？

他看了看瓶子。

亚历山大 — 应该是吧……不过我也快忘了干邑该是什么味道了。

麦迪森 — 我真希望能见到你年轻时的样子。

亚历山大 — 什么样子？

麦迪森 — 照片里那个爱着她的年轻人。那个还拥有《无因的反叛》般生命冲劲的年轻人.....

亚历山大 —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他。

麦迪森 — 他大概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吧。

亚历山大 — 至少充满了野心。

麦迪森 — 你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受不了老人，所以尽量不跟同龄人来往。我可不想一天到晚有人在我面前举着一面镜子，让我欣赏自己的衰败。

麦迪森 — 我敢肯定，你这些年从没真正停止写作。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让我喝酒，就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？

麦迪森 — 作家就是用来写作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好吧，没错，我确实一直在写.....但我不会再出版任何作品了...
...

麦迪森 — 为什么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说过，我已经不是为了让人读才写。也许是写给后世吧。至于今天的读者，我没什么可跟他们说的。

麦迪森 — 那对我呢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不认识你。我为什么会对你有话要说呢？

麦迪森 — 也许我们之间有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共同点.....

亚历山大 — 除了我们俩都像是被判了个“期限不长”之外？

麦迪森 — 至少告诉我你的书是关于什么的.....

他犹豫了一会儿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小说。

麦迪森 — 自传性质的，对吧.....

亚历山大 — 姑且叫“自传体虚构”吧，现在不是流行这么说吗。

麦迪森 — 这就是你不想出版它的原因吗？因为它太私人化了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宁愿把这份手稿当作私人日记。我不喜欢把自己暴露给别人。要是出版了，别人会说我老了以后居然开始写廉价言情小说。

麦迪森 — 我以为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看来我还没修炼到那种完全超脱的境界。

麦迪森 —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别浪费时间写关于我的论文了。真的不值得，相信我。

麦迪森 — 对我来说，这很重要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为什么？去过你自己的人生吧，拜托！尤其是你的生命可能随时结束。再说，我根本还没相信你，你到现在也没拿出医疗证明。

麦迪森 — 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为什么还愿意和我说话呢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只是想，能编出这种故事，你总该有个很好的理由。到底是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这有点复杂.....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是撒谎。你的心脏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麦迪森 — 可以这么说.....我的“心病”更像是比喻意义上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？

麦迪森 — 大概是想让你同情我吧。刚来的时候，你一门心思想把我赶出去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现在也可以这么做.....

麦迪森 — 但你不会。

亚历山大 — 为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因为我让你感到好奇.....

亚历山大 — 你说你的“心病”只是比喻。也就是说.....你是失恋了？

麦迪森 — 某种意义上吧。和你一样，我也因为一个所爱之人的缺席而痛苦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
麦迪森 — 我很快会告诉你，我保证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

亚历山大 — 说吧.....

麦迪森 — 我想读你的手稿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你？

麦迪森 — 因为你心里其实希望有人读它，告诉你读后的感受。作家写东西，总是希望被阅读、被认可……被爱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唯一真正想得到她爱的人……四十多年前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

麦迪森 — 这份手稿在哪儿？

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个文件夹。

亚历山大 — 就在那儿……

麦迪森 — 我可以看看吗？

她伸手想拿，但被他阻止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不行！

她犹豫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悲伤。

麦迪森 — 算了，你说得对。你就是个老混蛋。我还是让你继续在这儿自怨自艾吧。

她正准备离开。

亚历山大 — 等等……

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手稿递给她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允许你读它，但有一个条件。

麦迪森 — 我听着呢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份手稿不能带出这个房间。

麦迪森 — 你怕我复印一份，没经过你同意就拿去出版？

亚历山大 — 要么接受，要么放弃。

她接过文件夹，掂了掂分量。

麦迪森 — 这需要点时间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不着急。你呢？

麦迪森 — 我也不着急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有一间客房，你要是需要可以住。现在几乎没人用了，我那些朋友都死得差不多了……

麦迪森 — 谢谢你的好意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就不打扰你看书了……

他离开了。她沉浸在手稿的阅读中。

灯暗。

麦迪森坐在扶手椅里，仍在读手稿。她翻过最后一页，合上文件夹，若有所思地坐了一会儿。随后起身，看向观众席方向——也就是对面那扇窗的位置。亚历山大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来，把一杯放到她面前。

亚历山大 — 给你。不过先说好，这是无咖啡因咖啡，可别指望靠它提神。

麦迪森 — 谢谢。

亚历山大 — 怎么，没能读完？

麦迪森 — 我刚刚看完了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已经读完了？不可能，你肯定跳页了。

麦迪森 — 没有，我向你保证……

亚历山大似乎对随之而来的沉默感到有些担忧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不必非得告诉我感想……尤其是如果你不喜欢。

麦迪森 — 我从第一页一直读到最后一页，完全停不下来，一整夜都没合眼。

亚历山大 — 好吧……这多少让我放心了一点。不过我可没想到自己写的是悬疑小说。

麦迪森 — 这是你最好的一本书。它有一种你其他小说里没有的人性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么一说，我都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了——至少对我的其他作品来说。

麦迪森 — 你其他的小说都很精彩。这一本，却真正打动人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个故事，正好和你的论文主题有关。

麦迪森 — 我的论文……？

亚历山大 — 《亚历山大·德拉克洛瓦小说世界中的“缺席”》。已经忘了？

麦迪森 — 当然没有。你说得对。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男人二十岁时爱过一个女人，此后却选择一辈子只和那段青春爱情的幽灵相伴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初恋是忘不掉的。其实人怀念的，是自己的青春，是所有那些“第一次”……人应该忠于自己的初恋。哪怕未必能永远忠于自己第一个爱上的女人。

麦迪森 — 是，可这也有危险：人会一直活在过去里。

亚历山大 — 无论如何，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所以，你觉得我应该出版它？

麦迪森 — 如果我说应该，你会去做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毕竟，你可是我的作品的专家。

麦迪森 — 我相信这本小说能让你的文学事业重新开始。依我看，它甚至配得上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。

亚历山大 — 别夸得太过头。我知道你是想鼓励我，可至少得让人信得过。

麦迪森 — 我完全是认真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
亚历山大 — 而且当然完全客观，是吧？

麦迪森 — 你怀疑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不知道……总觉得你大老远跑到巴黎，不只是为了给一个过气作家写论文。

停顿了一会儿。

麦迪森 — 的确。我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没有心脏病。你没有猫。我猜你也不是学生……

麦迪森 — 有两件事是真的：我是美国人，而且我确实是为了见你才来到法国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已经住在我家对面的公寓好几个星期了……为什么是现在？

麦迪森 — 昨天早上，我从对面窗户看见你把这根绳子往天花板上挂，后来又拿出了这把枪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没找到挂绳子的地方。

麦迪森 — 我害怕你会在我真正认识你之前就消失。我赶紧跑过来……临时编了个故事。

亚历山大 — 编得不错，你应该去演戏。不过你知道，无论生活还是舞台，都别太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。有时候那只是幻象，是我们把自己的幻想投射了上去。

麦迪森 — 那绳子不是为了上吊用的？

亚历山大 — 如果我只是想……挂个吊灯呢？

麦迪森 — 那枪呢？

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把枪。

亚历山大 — 它也许只是个玩具。一把吓唬小偷的假枪……或者只是个打火机。（他扣动扳机，枪口冒出火焰。）其实这个打火机我也用不着了。我太怕死，所以早就戒了烟。可我一直把一包香烟放在手边，好证明自己能抵挡诱惑。我还戒了酒，连咖啡因都戒了。你看，我多爱惜身体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你其实没打算自杀？

亚历山大 — 真正的计划倒还没有。念头，也许有。说实话，现在我唯一还剩下的欲望，大概就是结束这一切。可自杀也需要勇气，而我没有。或者说，我还没绝望到那个程度。再说，有什么必要？我就像所有人一样，等轮到自己好了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我们的相遇只是个误会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很难相信有人会横跨大西洋，只为了采访像我这样的作家。我也不相信巧合。那么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

麦迪森 — 我会告诉你。不过首先，谢谢你让我成为第一个读这份手稿的人。我很荣幸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真的喜欢它吗？

麦迪森 — 是杰作。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批评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就知道……我已经料到了……我听着。

麦迪森 — 我觉得结尾还不完全让人信服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说得对……这个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。像是少了一个尾声。

麦迪森 — 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尾声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你也写东西？你来是想跟我合作？我的灵感确实有点枯竭，不过先说好，我还没沦落到需要找人代笔。

麦迪森 — 不，我不是为这个来的.....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论文也是假的。你演了这么一出戏，也不只是为了有机会跟我聊文学。

麦迪森 — 不。不仅仅是为了这个.....

亚历山大 — 那么是为了什么？

麦迪森 — 我想答案就在刚才那份手稿里。《对面的窗户》.....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

亚历山大 — “对面的窗户”.....就是你现在住的那套公寓的窗户。曾经，我爱过的那个女人住在那里。

麦迪森 — 她离开以后，就一直留在你的记忆里，挥之不去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常常梦见她会回来。梦见有一天，她也会像你今天这样推开我的门.....

麦迪森 — 所以你才总把门留着不关。

亚历山大 — 有时候，我仿佛看见对面窗帘后有个人影。你搬进去以后，夜里那边亮着灯，我还会想，也许是她回来了。

麦迪森 — 那只是我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有一点像她。所以刚才第一次看到你，我本能地愣了一下。那一瞬间，我真以为是她回来了，还是二十岁的样子。然后我才想起，今天的她，应该也和我差不多年纪了。

麦迪森 — 确实，我和她很像。

亚历山大 — 别告诉我是她的幽灵。

麦迪森 — 不，我是真实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但还有别的，是不是？

麦迪森 — 是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你为什么说，她的脸让你觉得熟悉？

停顿了一会儿。

麦迪森 — 我是她的外孙女。

沉默。

亚历山大 — 她的外孙女……？

麦迪森 — 她去阿富汗的时候已经怀孕了，只是离开以后才发现。

亚历山大 — 怀孕了……孩子是我的？

麦迪森 — 是的。

亚历山大 — 为什么她什么都没告诉我？

麦迪森 — 你自己说过，那是另一个时代。她不想拿这个孩子把你绑住。她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把孩子养大，而她也真的做到了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。

麦迪森 — 我也不知道。至少直到不久以前都不知道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

麦迪森 — 几年前。我十八岁的时候，外婆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。你们的爱情故事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……你是我的外孙女。

麦迪森 — 是的，我是你的外孙女。（停顿）你不相信？

亚历山大 — 我相信……奇怪的是，你前面骗了我那么多次，可这件事我偏偏一点都不怀疑。

麦迪森 — 我知道，这一下很难消化。慢慢来。你不欠我什么。如果你希望这样，我可以像来时一样离开，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

亚历山大 — 别走。请留下。

麦迪森 — 我就在这里。

停顿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能理解，当年她为什么什么都没告诉我。可后来呢？

麦迪森 — 我说过，她不想把父亲这个身份强加给你。后来她又失去了你的消息。

亚历山大 — 她走后不久，我也搬出了这间公寓。我受不了每天都看见对面那扇窗——它每一天都提醒我，她已经不在了。

麦迪森 — 很久以前，她给你寄过一封信。后来信退了回来，上面写着：“此人已迁离该址。”

亚历山大 — 几年前我又搬了回来，就是为了写这本书。像是想借它把过去驱赶出去。

麦迪森 — 可她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当然也认识过别的女人。可我这一生都活在那段初恋的记忆里。我再也没爱过其他人。

麦迪森 — 她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自己的家庭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没有。

麦迪森 — 后来你成了有名的作家，她也听到了你的消息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那么拼命想在文坛闯出名堂，也有一部分是希望把她找回来。有了名气，她也更容易找到我。那时候，她完全可以联系我。

麦迪森 — 可她怕你会以为，她是在你成名以后为了利益才回来找你。至少，她一直这么担心。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我有一个女儿……

沉默片刻。

麦迪森 — 关于我的病，我也只骗了你一半。真正心脏不好的是我母亲。她在生下我以后不久就去世了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。

亚历山大 —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。

麦迪森 — 是外婆把我养大的。等我成年以后，她觉得我应该知道自己的外祖父是谁，可她自己始终不敢再联系你。

亚历山大 — 所以你决定替她来做这件事，跑到巴黎来。

麦迪森 — 我没办法在一封信里、或者一通电话里把这些全告诉你。我想先见见你。听说你脾气古怪、很难接近。要是见了面以后我不喜欢你，我就什么都不说，直接回纽约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我这么“热情”地欢迎了你，所以你决定认我这个外公了。

麦迪森 — 最重要的是，我读了这份手稿。我终于明白，你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女人——我的外婆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来得对……也谢谢你把这个故事的结局告诉了我。

麦迪森 — 可这还不算真正的结局……（亚历山大明显受到了冲击。）你还好吗？

他选择用幽默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本来就已经为自己的年龄够郁闷了，现在你又告诉我，我连外公都当上了。

麦迪森 — 这不是件高兴的事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当然是……可我也同时知道，原来我有一个女儿，而她已经不在

了。
麦迪森 — 可我还在。我几乎没认识过自己的母亲，现在却重新找到了一个外公。

亚历山大拿起手稿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会把这本书出版。我会把它献给那个我永远没机会认识的女儿……还有那个有一天突然闯进我家的外孙女……

麦迪森 — 门是开着的……

亚历山大 — 但我还需要为这本小说找到一个真正的结局。

麦迪森 — 所以我才说，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结局。

亚历山大 — 要是你再告诉我什么惊喜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脏还能不能撑得住。

麦迪森 — 的确还剩最后一件事。

亚历山大 — 说吧。都到这一步了，我还能有多吃惊。

麦迪森 — 我外婆还活着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她现在住在哪里？

麦迪森 — 在纽约。

亚历山大 — 那就替我好好亲亲她……

麦迪森 — 你可以自己去亲。

亚历山大 — 你要把我一起带回美国？

麦迪森 — 我外婆跟我一起来了。她就在你对面的公寓里。

停顿。他显然一下子不知所措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下我真的开始害怕了.....

麦迪森 — 她现在依然很美.....而且从来没忘记过你。你的每一本书她都读过。

亚历山大 — 可她从没想过了解作者本人过着什么生活。

麦迪森 — 你刚才自己说过，那些都不重要。

亚历山大 — 这本小说里真正“缺席”的人，就是她。

麦迪森 — 是。可她还没读过这本书。她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她，是不是还爱她。

亚历山大 — 我还爱她。这本书就是证据。

他望向观众席方向，望向对面那扇窗。

麦迪森 — 那么？要我叫她过来吗？

亚历山大 — 她横跨大西洋来找我。我至少可以穿过楼道，自己去见她。

亚历山大亲吻麦迪森。

麦迪森 — 我不陪你去了。你会发现，对面那扇窗后几乎什么都没变。门也还是开着。

他走出去。麦迪森留在原地，望着对面的窗。

灯暗。

剧终。

关于作者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（Jean-Pierre Martinez）1955 年出生于法国瓦兹河畔欧韦。年轻时，他曾在多个摇滚乐队担任鼓手，之后从事广告符号学研究。随后，他开始为电视创作剧本，并最终重返舞台，成为剧作家。

他创作了近百部电视脚本和 **123 部舞台剧**，其中包括《星期五，13 号》（*Friday the 13th*）和《脱衣扑克》（*Strip Poker*）等在多个国家上演的喜剧作品。

如今，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是法国当代作品上演最为广泛的剧作家之一。他的剧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并由专业剧院和业余剧团在全球 **100 多个国家**上演。

他的剧作可在以下网站查阅和下载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>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的著作权及演出权由法国戏剧作家与作曲家协会 **SACD**（Sociét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）代理。

版权声明

本剧文本受著作权法保护。

本剧文本可免费下载，供阅读及个人使用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未经作者事先许可，不得对全文或部分内容进行复制、出版、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。

任何公开演出，无论由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进行，均须事先获得演出许可，并支付相应的著作权使用费。

如需联系 Jean-Pierre Martinez 并申请演出其作品的授权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阿维尼翁 — 2026 年 10 月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>

本剧可免费下载